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紅樓夢

第一二〇回 甄士隱詳說太虛情 賈雨村歸結紅樓夢

話說寶釵聽秋紋說襲人不好，連忙進去瞧看，巧姐兒同平兒也隨著。走到襲人炕前，只見襲人心痛難禁，一時氣厥。寶釵等用開水灌了過來，仍舊扶他睡下，一面傳請大夫。巧姐兒因問寶釵道：「襲人姐姐怎麼病到這個樣兒？」寶釵道：「大前兒晚上，哭傷了心了，一時發暈栽倒了。太太叫人扶他回來，他就睡倒了。因外頭有事，沒有請大夫瞧他，所以致此。」說著，大夫來了，寶釵等略避。大夫看了脈，說是急怒所致，開了方子去了。原來襲人模糊聽見說，寶玉若不回來，便要打發屋裡的人都出去，一急，越發不好了。到大夫瞧後，秋紋給他煎藥。他各自一人躺著，神魂未定，好像寶玉在他面前，恍惚又像是見個和尚，手裡拿著一本冊子揭著看，還說道：「你不是我的人，日後自然有人家兒的。」襲人似要和他說話，秋紋走來說：「藥好了，姐姐吃罷。」襲人睜眼一瞧，知是個夢，也不告訴人。吃了藥，便自己細細的想：「寶玉必是跟了和尚去。上回他要拿玉出去，便是要脫身的樣子。被我揪住，看他竟不像往常，把我混推混搽的，一點情意都沒有；後來待二奶奶更生厭煩；在別的姊妹跟前，也是沒有一點情意：這就是悟道的樣子。但是你悟了道，拋了二奶奶怎麼好？我是太太派我服侍你，雖是月錢照著那樣的分例，其實我究竟沒有在老爺太太跟前回明，就算了你的屋裡人。若是老爺太太打發我出去，我若死守著，又叫人笑話；若是我出去，心想要待我的情分，實在不忍！……」左思右想，萬分難處。想到剛纔的夢，「說我是別人的人，那倒不如死了乾淨。」豈知吃藥以後，心痛減了好些，也難躺著，只好勉強支持。過了幾日，起來服侍寶釵。寶釵想念寶玉，暗中垂淚，自歎命苦。又知他母親打算給哥哥贖罪，很費張羅，不能不幫著打算。暫且不表。

且說賈政扶賈母靈柩，賈蓉送了秦氏、鳳姐、鴛鴦的棺木到了金陵，先安了葬。賈蓉自送黛玉的靈，也去安葬。賈政料理墳墓的事。一日，接到家書，一行一行的，看到寶玉、賈蘭得中，心裡自是喜歡；後來看到寶玉走失，復又煩惱，只得趕忙回來。在道兒上又聞得有恩赦的旨意，又接著家書，果然赦罪復職，更是喜歡，便日夜趨行。

一日，行到毘陵驛地方，那天乍寒下雪，泊在一個清靜去處。賈政打發眾人上岸投帖，辭謝朋友，總說即刻開船，都不敢勞動。船上只留一個小廝伺候，自己在船中寫家書，先要打發人起早到家。寫到寶玉的事，便停筆。抬頭忽見船頭上微微的雪影裡一個人，光著頭，赤著腳，身上披著一領大紅猩猩氈的篷，向賈政倒身下拜。賈政尚未認清，急忙出船，欲待扶住問他是誰。那人已拜了四拜，站起來打了個問訊。賈政纔要還揖，迎面一看，不是別人，卻是寶玉。賈政吃一大驚，忙問道：「可是寶玉麼？」那人只不言語，似喜似悲。賈政又問道：「你若是寶玉，如何這樣打扮，跑到這裡來？」寶玉未及回言，只見船頭上來了兩人，一僧一道，夾住寶玉道：「俗緣已畢，還不快走？」說著，三個人飄然登岸而去。賈政不顧地滑，疾忙來趕，見那三人在前，那裡趕得上？只聽得他們三人口中不知是那個作歌曰：

我所居兮，青埂之峰；我所遊兮，鴻濛太空。誰與我逝兮，吾誰與從？渺渺茫茫兮，歸彼大荒！

賈政一面聽著，一面趕去，轉過一小坡，倏然不見。賈政已趕得心虛氣喘，驚疑不定。回過頭來，見自己的小廝也隨後趕來，賈政問道：「你看見方纔那三個人麼？」小廝道：「看見的。奴才為老爺追趕，故也趕來。後來只見老爺，不見那三個人了。」

賈政還欲前走，只見白茫茫一片曠野，並無一人。賈政知是古怪，只得回來。眾家人回船，見賈政不在船中，問了船夫，說是老爺上岸追趕兩個和尚一個道士去了。眾人也從雪地裡尋蹤迎去，遠遠見賈政來了，迎上去接著，一同回船。

賈政坐下，喘息方定，將見寶玉的話說了一遍。眾人回稟，便要在這地方尋覓。賈政歎道：「你們不知道！這是我親眼見的，並非鬼怪。況聽得歌聲，大有元妙！寶玉生下時，啣了玉來，便也古怪，我早知是不祥之兆，為的是老太太疼愛，所以養育到今。便是那和尚道士，我也見了三次：頭一次，是那僧道來說玉的好處；第二次，便是寶玉病重，他來了，將那玉持誦了一番，寶玉便好了；第三次，送那玉來，坐在前廳，我一轉眼就不見了。我心裡便有些詫異，只道寶玉果真有造化，高僧仙道來護佑他的。豈知寶玉是下凡歷劫的，竟哄了老太太九年！如今叫我纔明白！」說到那裡，掉下淚來。眾人道：「寶二爺果然是下凡的和尚，就不該中舉人了。怎麼中了纔去？」賈政道：「你們那裡知道？大凡天上星宿，山中老僧，洞裡的精靈，他自具一種性情。你看寶玉何嘗肯念書？他若略一經心，無有不能的。他那一種脾氣，也是各別另樣！」說著，又歎了幾聲。眾人便拿蘭哥得中，家道復興的話解了一番。賈政仍舊寫家書，便把這事寫上，勸諭合家不必想念了。寫完封好，即著家人回去，賈政隨後趕回。暫且不提。

且說薛姨媽得了赦罪的信，便命薛蝌去各處借貸，並自己湊齊了贖罪銀兩。刑部准了，收兌了銀子，一角文書，將薛蟠放出。他們母子姊妹弟兄見面，不必細述，自然是悲喜交集了。薛蟠自己立誓說道：「若是再犯前病，必定犯殺犯剮！」薛姨媽見他這樣，便握他的嘴，說：「只要自己拿定主意，必定還要妄口巴舌血淋淋的起這樣惡誓麼？只是香菱跟你受了多少苦處，你媳婦兒已經自己治死自己了，如今雖說窮了，這碗飯還有得吃，據我的主意，我便算是媳婦了。你心裡怎麼樣？」薛蟠點頭願意。寶釵等也說：「很該這樣。」倒把香菱急得臉脹通紅，說是：「伏侍大爺一樣的，何必如此？」眾人便稱起「大奶奶」來，無人不服。薛蟠便要去拜謝家。薛姨媽寶釵也都過來。見了眾人，彼此聚首，又說了一番的話。

正說著，恰好那日賈政的家人回家，呈上書子，說：「老爺不日到了。」王夫人叫賈蘭將書子念給聽。賈蘭念到賈政親見寶玉的一段，眾人聽了，都痛哭起來，王夫人、寶釵、襲人等更甚。大家又將賈政書內叫家內不必悲傷，原是借胎的話解說了一番：「與其作了官，倘或命運不好，犯了事，壞家敗產，那時倒不好了，寧可偕們家出一位佛爺，倒是老爺太太的積德，所以纔投到偕們家來。不是說句不顧前後的話：當初東府裡太爺，倒是修煉了幾年，也沒有成了仙。這佛是更難成的！太太這麼一想，心裡便開豁了。」

王夫人哭著和薛姨媽道：「寶玉拋了我，我還恨他呢！我歎的是媳婦的命苦，纔成了一二年的親，怎麼他就硬著腸子，都撻下了走了呢！」薛姨媽聽了，也甚傷心。寶釵哭得人事不知。所有爺們都在外頭。王夫人便說道：「我為他擔了一輩子的驚，剛剛兒的娶了親，中了舉人，又知道媳婦作了胎，我纔喜歡些，不想弄到這樣結局！早知這樣，就不該娶親，害了人家的姑娘。」薛姨媽道：「這是自己一定的。偕們這樣人家，還有什麼別的說的嗎？幸喜有了胎，將來生個外孫子，必定是有成立的，後來就有了結果了。你看大奶奶，如今蘭哥兒中了舉人，明年成了進士，可不是就做了官了麼？他頭裡的苦也算吃盡的了，如今的甜來，也是他為人的好處。我們姑娘的心腸兒，姐姐是知道的，並不是刻薄輕佻的人，姐姐倒不必耽憂。」

王夫人被薛姨媽一番言語說得極有理，心想：「寶釵小時候，便是廉靜寡慾，極愛素淡的，他所以纔有這個事。想人生在世，真有個定數的！看著寶釵雖是痛哭，他那端莊樣兒，一點不走，卻倒來勸我：這是真真難得！不想寶玉這樣一個人，紅塵中福分，竟沒有一點兒！……」想了一回，也覺解了好些。又想到襲人身上：「若說別的丫頭呢，沒有什麼難處的：大的配了出去，小的伏侍二奶奶就是了。獨有襲人，可怎麼處呢？……」此時人多，也不好說，且等晚上和薛姨媽商量。

那日薛姨媽並未回家，因恐寶釵痛哭，住在寶釵房中勸解。那寶釵卻是極明理，思前想後：「寶玉原是一種奇異的人，夙世前因，自有一定，原無可怨天尤人。」更將大道理的話告訴他母親了。薛姨媽心裡反倒安慰，便到王夫人那裡，先把寶釵的話說了。王夫人點頭歎道：「若說我無德，不該有這樣好媳婦了！」說著，更又傷心起來。

薛姨媽倒又勸了一會子，因又提起襲人來，說：「我見襲人近來瘦的了不得，他是一心想著寶哥兒。但是正配呢，理應守的；屋裡人願守也是有的，惟有這襲人，雖說是算個屋裡人，到底他和寶哥兒並沒有過明路兒的。」王夫人道：「我纔剛想著，正要等妹妹商量商量。若說放他出去，恐怕他不願意，又要尋死覓活的；若要留著他，也罷，又恐老爺不依；所以難處。」薛姨媽道：「我看姨老爺是再不肯叫守著的。再者：姨老爺並不知道襲人的事，想來不過是個丫頭，那有留的理呢？只要姐姐叫他本家的人

來，狠狠的吩咐他，叫他配一門正經親事，再多加的陪送他些東西。那孩子心腸兒也好，年紀兒又輕，也不枉跟了姐姐會子，也算姐姐待他不薄了。襲人那裡，還得我細細勸他。就是叫他家的人來，也不用告訴他；只等他家裡果然說定了好人家兒，我們還打聽打聽，若果然足衣足食，女婿長的像個人兒，然後叫他出去。」

王夫人聽了，道：「這個主意很是；不然，叫老爺冒冒失失的一辦，我可不是又害了一個人了麼？」薛姨媽聽了，點頭道：「可不是麼？」又說了幾句，便辭了王夫人仍到寶釵房中去了。看見襲人淚痕滿面，薛姨媽便勸解譬喻了一會。襲人本來老實，不是伶牙俐齒的人，薛姨媽說一句，他應一句，回來說道：「我是做下人的人，姨太太瞧得起我，纔和我說這些話。我是從不敢違拗太太的。」薛姨媽聽他的話，「好一個柔順的孩子！」心裡更加喜歡。寶釵又將大義的話說了一遍，大家各自相安。

過了幾日，賈政回家，眾人迎接。賈政見賈赦、賈珍已都回家，弟兄叔姪相見，大家歷敘別來的景況。然後內眷們見了，不免想起寶玉來，又大家傷了一會子心。賈政喝住道：「這是一定的道理！如今只要我們在外把持家事，你們在內相助，斷不可仍是從前這樣的散漫！別房的事，各有各料理，也不用承總。我們本房的事，裡頭全歸於你，都要按理而行。」王夫人便將寶釵有孕的話也告訴了，「將來丫頭們都放出去。」賈政聽了，點頭無語。

次日，賈政進內請示大臣們，說是：「蒙恩感激。但未服闕，應該怎麼謝恩之處，望乞大人們指教。」眾朝臣說是代奏請旨。於是聖恩浩蕩，即命陸見。賈政進內謝了恩。聖上又降了好些旨意，又問起寶玉的事來。賈政據實回奏。聖上稱奇，旨意說：寶玉的文章固是清奇，想他必是過來人，所以如此，若在朝中，可以進用；他既不敢受聖朝的爵位，便賞了一個「文妙真人」的道號。

賈政又叩頭謝恩而出，回到家中，賈璉、賈珍接著。賈政將朝內的話述了一遍，眾人喜歡。賈珍便回說：「寧國府第，收拾齊全，回明了要搬過去。櫳翠庵圈在園內，給四妹妹養靜。」賈政並不言語，隔了半日，卻吩咐了一番仰報天恩的話。

賈璉也趁便回說：「巧姐親事，父親太太都願意給周家為媳。」賈政昨晚也知巧姐的始末，便說：「大老爺太太作主就是了。莫說村居不好，只要人家清白，孩子肯念書，能夠上進。朝裡那些官，難道都是城裡的人麼？」賈璉答應了「是」，又說：「父親有了年紀，況且又有痰症，靜養幾年，諸事原仗二老爺為主。」賈政道：「提起村居養靜，甚合我意，只是我受恩深重，尚末酬報耳。」賈政說畢進內，賈璉打發請了劉老老來應了這件事。劉老老見了王夫人等便說些將來怎樣陞官，怎樣起家，怎樣子孫昌盛。

正說著，丫頭回道：「花自芳的女人進來請安。」王夫人問幾句話，花自芳的女人將親戚作媒，說的是城南蔣家的，現在有房有地，又有舖面。姑爺年紀略大幾歲，並沒有娶過的，況且人物兒長的是百裡挑一的。王夫人聽了願意，說道：「你去應了，隔幾日進來，再接你妹子罷。」王夫人又命人打聽，都說是好。王夫人便告訴了寶釵，仍請了薛姨媽細細的告訴了襲人。

襲人悲傷不已，又不敢違命的，心裡想起寶玉那年到他家去，回來說的死也不回去的話，「如今太太硬作主張，若說我守著，又叫人說我不害臊；若是去了，實不是我的心願！」便哭得哽咽難言。又被薛姨媽、寶釵等苦勸，回過念頭想道：「我若是死在這裡，倒把太太的好心弄壞了，我該死在家裡纔是。」於是襲人含悲叩辭了眾人。那姐妹分手時自然更有一番不忍說。

襲人懷著必死的心腸上車，回去見了哥哥嫂子，也是哭泣，但只說不出來。那花自芳悉把蔣家的聘禮送給他看，又把自己所辦妝奩一一指給他瞧，說：「那是太太賞的，那是置辦的。」襲人此時更難開口。住了兩天，細想起來：「哥哥辦事不錯。若是死在哥哥家裡，豈不又害了哥哥呢？……」千思萬想，左右為難，真是一縷柔腸，幾乎牽斷，只得忍住。

那日已是迎娶吉期，襲人本不是那一種潑辣人，委委屈屈的上轎而去，心裡另想到那裡再作打算。豈知過了門，見那蔣家辦事，極其認真，全都按著正配的規矩。一進了門，丫頭僕婦，都稱「奶奶」。襲人此時欲要死在這裡，又恐害了人家，辜負了一番好意。那夜原是哭著，不肯俯就的，那姑爺卻極柔情曲意的承順。

到了第二天開箱，這姑爺看見一條猩紅汗巾，方知是寶玉的丫頭。原來當初只知是賈母的侍兒，益想不到是襲人。此時蔣玉函念著寶玉待他的舊情，倒覺滿心惶愧，更加周旋；又故意將寶玉所換那條松花綠的汗巾拿出來。襲人看了，方知這姓蔣的原來就是蔣玉函，始信姻緣前定。襲人纔將心事說出。蔣玉函也深為歎息敬服，不敢勉強，並越發溫柔體貼，弄得個襲人真無死所了。

看官聽說，雖然事有前定，無可奈何；但孽子孤臣，義夫節婦，這「不得已」三字也不是一概推委得的。此襲人所以在「又副冊」也。正是前人過那桃花廟的詩上說道：「千古艱難惟一死，傷心豈獨息夫人！」

不言襲人從此又是一番天地。且說那賈雨村犯了婪索的案件，審明定罪，今遇大赦，遞籍為民。兩村因叫家眷先行，自己帶了一個小廝，一車行李，來到急流津、覺迷渡口。只見一個道者，從那渡頭草棚裡出來，執手相迎。兩村認得是甄士隱，也連忙打恭。士隱道：「賈老先生，別來無恙？」兩村道：「老仙長到底是甄老先生！何前次相逢，覷面不認？後知火焚草亭，鄙下深為惶恐。今日幸得相逢，益歎老仙翁道德高深。奈鄙人下愚不移，致有今日。」甄士隱道：「前者老大人高官顯爵，貧道怎敢相認？原因故交，敢贈片言，不意老大人相棄之深！然而富貴窮通，亦非偶然。今日復得相逢，也是一樁奇事！這裡離草庵不遠，暫請膝談，未知可否？」

兩村欣然領命。兩人攜手而行，小廝驅車隨後。到了一座茅庵。士隱讓進，兩村坐下，小童獻茶上來。兩村便請教仙長超塵始末。士隱笑道：「一念之間，塵凡頓易。老先生從繁華境中來，豈不知溫柔富貴鄉中有一寶玉乎？」兩村道：「怎麼不知？近聞紛紛傳述，說他也遁入空門。下愚當時也曾與他往來過數次，再不想此人竟有如是之決絕。」士隱道：「非也！這一段奇緣，我先知之。昔年我與先生在仁濟巷舊宅門口敘話之前，我已會過他一面。」兩村驚訝道：「京城離貴鄉甚遠，何以能見？」士隱道：「神交久矣。」兩村道：「既然如此，現今寶玉的下落，仙長定能知之？」士隱道：「寶玉，即『寶玉』也。那年榮、寧查抄之前，釵、黛分離之日，此玉早已離世。一為避禍，二為撮合。從此夙緣一了，形質歸一。又復稍示神靈，高魁貴子，方顯得此玉乃天奇地靈鍛煉之寶，非凡間可比。前經茫茫大士、渺渺真人攜帶下凡，如今塵緣已滿，仍是此二人攜歸本處：便是寶玉的下落。」

兩村聽了，雖不能全然明白，卻也□知四五，便點頭歎道：「原來如此，下愚不知！但那寶玉既有如此的來歷，又何以情迷至此，復又豁悟如此？還要請教。」士隱笑道：「此事說來，先生未必盡解。太虛幻境，既是真如福地。兩番閱冊，原始要終之道，歷歷生平，如何不悟？仙草歸真，焉有『通靈』不復原之理呢？」

兩村聽著，卻不明白，知是仙機，也不便更問。因又說道：「寶玉之事，既得聞命。但敝族閨秀，如是之多，何元妃以下，算來結局俱屬平常呢？」士隱歎道：「老先生莫怪拙言！貴族之女，俱屬從情天孽海而來。大凡古今女子，那『淫』字固不可犯，只這『情』字也是沾染不得的。所以崔鶯、蘇小，無非仙子塵心，宋玉、相如，大是文人口孽。但凡情思纏綿，那結局就不問了！」

兩村聽到這裡，不覺拈鬚長歎。因又問道：「請教仙翁：那榮、寧兩府，尚可如前否？」士隱道：「福善禍淫，古今定理。現今榮、寧兩府，善者修緣，惡者悔禍，將來蘭桂齊芳，家道復初，也是自然的道理。」

兩村低了半日頭，忽然笑道：「是了，是了！現在他府中有一個名蘭的，已中鄉榜，恰好應著『蘭』字。適問老仙翁說『蘭桂齊芳』，又道『寶玉高魁貴子』，莫非他有遺腹之子，可以飛黃騰達的麼？」士隱微微笑道：「此係後事，未便預說。」

兩村還要再問，士隱不答，便命人設具盤飧，邀兩村共食。食畢，兩村還要問自己的終身。士隱便道：「老先生草庵暫歇。我還有一段俗緣未了，正當今日完結。」兩村驚訝道：「仙長純修若此，不知尚有何俗緣？」士隱道：「也不過是兒女私情罷了。」兩村聽了，益發驚異：「請問仙長何出此言？」士隱道：「老先生有所不知：小女英蓮，幼遭塵劫，老先生初任之時，曾經判斷。今歸薛姓，產難完劫，遺一子於薛家，以承宗祧。此時正是塵緣脫盡之時，只好接引接引。」士隱說著，拂袖而起。兩村心中恍恍惚惚，就在這急流津、覺迷渡口草庵中睡著了。

這士隱自去度脫了香菱，送到太虛幻境，交那警幻仙子對冊。剛過牌坊，見那一僧一道縹渺而來，士隱接著說道：「大士真

人，恭喜！賀喜！情緣完結，都交割清楚了麼？」那僧道說：「情緣尚未全結，倒是那蠢物已經回來了。還得把他送還原所，將他的後事敘明，不枉他下世一回。」土隱聽了，便拱手而別。那僧道仍攜了玉到青埂峰下，將「寶玉」安放在女媧煉石補天之處，各自雲遊而去。從此後：「天外書傳天外事，兩番人作一番人。」

這一日，空空道人又從青埂峰前經過，見那「補天未用」之石仍在那裡，上面字跡依然如舊，又從頭的細細看了一遍。見後面偈文後歷敘了多少收緣結果的話頭，便點頭歎道：「我從前見石兄這段奇文，原說可以聞世傳奇，所以曾經抄錄，但未見返本還原。不知何時，復有此段佳話？方知石兄下凡一次，磨出光明，修成圓覺，也可謂無復遺憾了！只怕年深日久，字跡模糊，反有舛錯、不如我再抄錄一番，尋個世上清閒無事的人，託他傳遍，知道奇而不奇，俗而不俗，真而不真，假而不假。或者塵夢勞人，聊倩鳥呼歸去，山靈好客，更從石化飛來，亦未可知。」想畢，便又抄了，仍袖至那繁華昌盛地方遍尋了一番。不是建功立業之人，即係餬口謀衣之輩，那有閒情去和石頭饒舌？直尋到急流津、覺迷渡口草庵中，睡著一個人，因想他必是閒人，便要將這抄錄的《石頭記》給他看看。那知那人再叫不醒。空空道人復又使勁拉他，纔慢慢的開眼坐起。便接來草草一看，仍舊擲下道：「這事我已親見盡知，你這抄錄的尚無舛錯。我只指與你一個人，託他傳去，便可歸結這段新鮮公案了。」

空空道人忙問何人。那人道：「你須待某年，某月，某日，某時，到一個悼紅軒中，有個曹雪芹先生，只說賈雨村言，託他如此如此。」說畢，仍舊睡下了。

那空空道人牢牢記著此言，又不知過了幾世幾劫，果然有個悼紅軒，見那曹雪芹先生正在那裡翻閱歷來的古史。空空道人便將賈雨村言了，方把這《石頭記》示看。那雪芹先生笑道：「果然是『賈雨村言』了！」空空道人便問：「先生何以認得此人，便肯替他傳述？」那雪芹先生笑道：「說你空空原來肚裡果然空空！既是『假語村言』，但無魯魚亥豕以及背謬矛盾之處，樂得與二三同志，酒餘飯飽，兩夕燈窗，同消寂寞，又不必大人先生品題傳世。似你這樣尋根究底，便是『刻舟求劍，膠柱鼓瑟』了！」

那空空道人聽了，仰天大笑，擲下抄本，飄然而去，一面走著，口中說道：「原來是敷衍荒唐！不但作者不知，抄者不知，並閱者也不知。不過遊戲筆墨，陶情適性而已！」後人見了這本傳奇，亦曾題過四句偈語，為作者緣起之言更進一竿云：

說到辛酸處，荒唐愈可悲。由來同一夢，休笑世人癡！